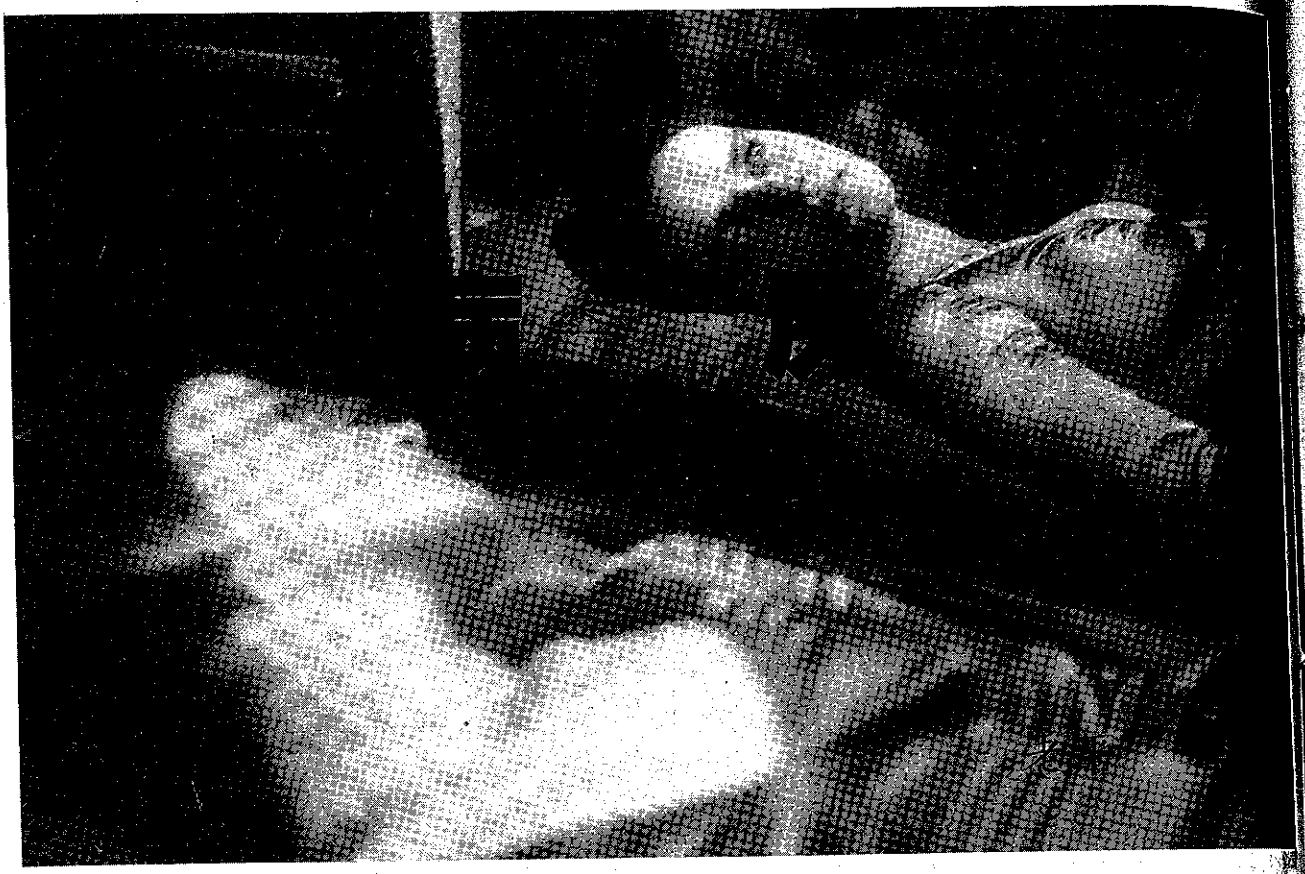


阿輝躺在病床上。他已昏睡了許久，正在打點滴。

這是一家大醫院。阿輝自從被送進來以後，身旁總有好幾位親戚吵個不停。

「我跟你們講啊，」阿輝的舅舅雙手指指點點：「這家醫院絕對治不好阿輝的病，」未說完，阿輝的舅媽插嘴：「誰教你們送到這家醫院的？阿輝是中了邪，如果不找……」話未完，阿輝的母親也插上一句：「不是啦！當時情況緊急，我看他臉色蒼白，手腳冰冷，說話又顛三倒四，如果不送來急救，恐怕會……」阿輝的父親突然把臉朝向地面：「呸！呸！呸！盡說些不吉利的話……」。

病房內鬧哄成一片。

正在七嘴八舌的當兒，病房的門突然開了。一位醫生和兩位護士小姐走進來。病房內的吵聲立刻歇息。阿輝的母親衝到醫生的面前，拉住他的臂膀，說：「醫生啊！你一定要想辦法救他！他是我唯一的兒子啊！」母親眼眶中閃著淚光。

「你們都不要緊張嘛！」醫生走到阿輝的病床邊。

「照目前的情況看來，他只是驚嚇過度，情況並不危險。只要經過幾天的休養，而且不要打擾他，病情很快就會好轉的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阿輝的母親想說下去，突然被阿輝的舅媽拉到一旁，悄悄地道：「我跟你講，」她暗指著醫生，說：「醫生只知道治病，根本就不知道阿輝中了邪。你想想看，現在阿輝的病情即使好轉，可是當他醒來以後，又想起嚇了他的妖魔鬼怪，病情還不是會變壞！」

這時舅舅也走了過來。

「對！對！」舅舅伸出大姆指說道。接著他又舉起食指，垂直地放在嘴唇上，說：「噓……，我們最好小聲一點。我有一個好辦法，」舅舅將頭湊近，悄道：「我最近玩大家樂，中了十幾萬，那個什麼王公……」他想了一會兒，又說：「實在是太準了！只要卜個卦，問一問，阿輝的病就有辦法了！」他得意一笑。

「你胡扯些什麼？」舅媽音調提高。「那個王公是財神，你怎麼可以問這種事？」

這時，醫生轉身對著他們三人說：「你們可不可以小聲一點？」舅媽立刻用手摀住嘴。舅舅也連忙說：「對不起！對不起！」三人一同走向醫生身旁。

阿輝的父親說：「醫生，不管用多貴的藥，我都可以負擔得起，只要您把阿輝的病治好，我一定會再登門道謝

的！」

「你們不必擔心，我一定會把他治好，只是請你們不要再打擾他，好不好？」

阿輝的父親對著其他人說：「我們要聽醫生的話，我看……我們先出去吧！」

衆人一陣嘰喳聲，陸續走出病房。留下醫生及兩位護士。過了不久，他們也步出病房。在病所門口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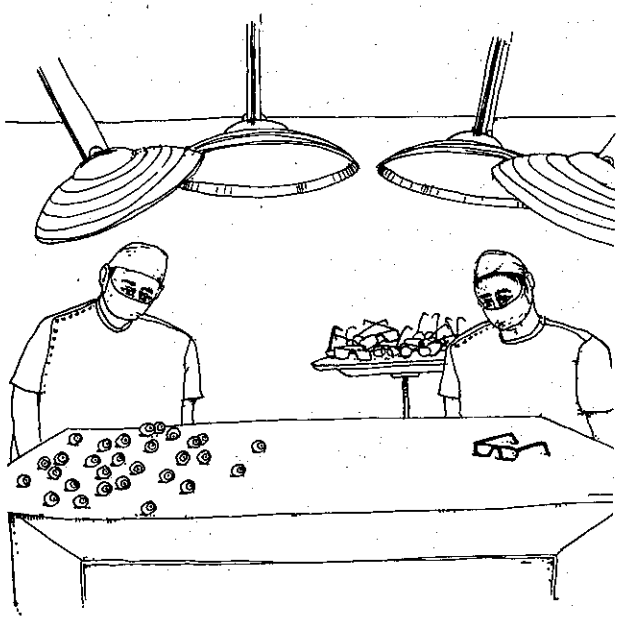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們四位暫時不要進去。等到病人醒來以後，才可以進去。」醫生說完，和護士一同走向其他的病房。

「謝謝你，醫生。」四人異口同聲。

這時，病房內的阿輝突然醒來。他看見自己左手臂上的注射筒，以及床邊桌上的水果和禮盒。一股濃濃的藥味襲鼻，使他立刻明白自己身在何處。

「不知道現在是幾月幾號？」他心裏想。恰好在桌上有一份報紙，他遂伸出右手想拿來看。但虛弱的身子使他的手一直發抖。不過，還是拿到了。

看了一會兒，他突然將報紙甩到地上。他的身子開始發抖。呼吸也開始急促。突然……「啊……」他大叫。



門外的四人聽見病房內的慘叫聲後，立刻結束話題，推門衝入。

「阿輝！阿輝！」母親驚呼：「你怎麼了？」

只見病床劇烈顫動，阿輝全身發抖，兩眼發直。

「你們……」阿輝發抖的手指向四人。

「你們不要過來！」他的話有點顫抖。面容呈現極度恐慌狀。

四人都被這情景楞住了。父親眼看情況不妙，立刻抓住阿輝的左手，以免注射針筒割破血管。

「你們快去叫醫生來！」父親大喊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醫生已趕至病房。二位護士跟著也趕到。

「你們不要碰我！」阿輝更加驚恐。衆人齊力按住他，以免他摔到床下。

「陳小姐，」醫生轉頭急呼：「快去拿鎮靜劑！」陳護士立刻衝出房門。

在衆人慌亂的當兒，另一位護士瞥見地上的報紙。她彎腰撿拾，想放回桌上。但報紙上一則鮮明的標題吸引了她。她仔細一看，上面寫著：「活死人」。她繼續看下去……

「××鎮某一男子阿輝，某日約友至河邊釣魚。從中午一直釣到黃昏，却未有漁獲。其友因肚子餓，遂先行離去。阿輝心感疲憊，亦停止垂釣，想找個地方睡覺。結果找到一幢工寮，於是入內上床睡覺。不料一睡竟睡到晚上九點多才醒來。醒來後，他饑腸轆轆，想吃點東西，恰好床邊香噴噴的飯菜擺列。他也不分究裏，正欲大飽一餐之際，他發現飯菜旁插著幾枝香，和一些燒過的冥紙。阿輝遂嚇得拔腿就跑。

事後，他向附近民衆詢問，才知原來在當天上午，工寮內停放一具水流屍。經過法醫相驗後，下午已抬離工寮，送到殯儀館停放。阿輝也因極度驚嚇而送至附近一家醫院。

據民衆謂，阿輝睡過的床，正是該水流屍停置之處，附近民衆誤將阿輝認成水流屍，遂燒香焚紙以超渡寃魂……」

此時，阿輝的十歲的妹妹拉著一位中年人衝進病房。她大喊：

「爸！媽！你們找的乩童來了！」

～完～